

当年到所城里卖萝卜

任允好

小时候,大爷告诉我:“孩子,吃地瓜就萝卜百病不犯。”乡下人都到烟台所城里卖萝卜,那是个大集市,挣钱多。

1951年,我13岁,第一次去所城里。给妈妈拉车绳,卖萝卜。我们草埠村贩萝卜的人多。东走25里路去牟平城买萝卜,每斤才200元(合今2分钱),转身走60里用二把手小推车推到烟台所城里去卖,每斤可挣200元,卖完200斤就可挣4万(合今4元),可买40斤玉米,解决生活困难。到所城里卖萝卜,人山人海,欢天喜地。

那时候去烟台,上堪下坡

走海圈。进市里,从东向西再折向南,土石混合的窄路,所城里破烂不堪,平房拥挤。有的房漏,房顶压着木板。我母亲借别人的木轮车,跟村里的青年人到牟平贩了一次萝卜,我拉车绳,应许我挣的钱,买双力士鞋,到东岭格庄小学念五年级,我高兴极了。壮年男人自己推400斤萝卜,母亲推200斤,有我帮忙。孩提时代的我,第一次走了趟远道,见识了牟平城和所城里,感觉不怎么样。我的脚板起了一溜水泡,疼啊!

第二次去所城里是1960年冬,我在家里推了300多斤萝卜去卖。头年,我考上烟台一中高中部,食宿花钱。一个星期天,我与村里男

劳力,一起推车卖萝卜,有的还捎点花生米去卖。一路上死气沉沉,没有说话声。那时的所城里变化不大,道路还是旧貌,民房依旧,贫困户多。所城里是乡下人卖菜的好地方,卖菜的一溜两行,粮食、鸡鸭、猪肉也有,价钱很贵,一斤花生米5元钱,萝卜一斤2元多,这是挨饿生产救灾的头一年。我中午吃了碗烩火烧,这个月在学校就有钱花了,所城里给我的印象还是没有旧貌换新颜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所城里有了新气象。居民的危旧房进行改造。不久,大家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新楼房,收入高了,过上了好生活。所城里周边不仅建起了鳞次栉比、宽敞明亮,现

代化的高楼房,而且有了大商场。市民的衣食住行用品,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。我还是不忘萝卜情,每次去烟台总买几个鲜绿脆生生的大萝卜,捎给亲戚或老师同学,让他们分享我心中的快乐。

而今的所城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斑驳古老的民居诉说着流逝的岁月,人间的沧桑。如今乡村人坐车方便,每次进趟城里,萝卜价便宜。一位老奶奶告诉我,过去人们抢着买萝卜,连萝卜叶也拾回家吃。现在挑样买菜,谁都知道萝卜是消食化痰的绿色食品。萝卜是菜中王,多吃它,保健康。

老父如子

王维娟

父亲今年85岁,大难安渡,小病常闹。不是头晕肚子疼就是咳嗽,从他嘴里说出来的,都是不容忽视的大病。不行了,坏了,完了是基本常用语。稍有意慢,便会对保姆嘀咕:这闺女和我不同心啊,我都这样了,也不管我。

古人说六十岁以后的老人都像小孩子了。父亲也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,拼劲地要引人注目。都说调皮可能不是孩子犯错,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唤起大人的注意。父亲就用了这种方法,但是“狼常来”把人整得疲软了。

都说年轻时是拿生命换一切,老了是拿一切换生命。父亲也变得胆小如鼠,不再雷厉风行,不再脾气火爆。如果说父亲胆小是因为怕死,可能父亲更怕的是不能照料病榻上的老伴,福荫着为生活奔波的子女,他放心不下,一个人一旦有了撇不下的牵挂,就会变得畏首畏尾。

父亲的老革命思想,根深蒂固,牢不可摧,不懂与时俱进,与现实格格不入,看不惯年轻人处的事太多,所以他变得沉闷抑或激进。所有的家事面前,他仍是单纯的“一根筋”,他不知道兄弟姐妹之间因为新人的注入而打翻了模式;他想不到分歧是要他老人家来安抚军心;他想不到求人办事需要捏拿礼量;生活的质量仿佛是外星人的事,他像极了生活在地球的外星人。

小时候村里来小轿车,我都会在心里升腾起骄傲的想法,指定是去我们家的,事实大抵如此。因为父亲当职,我便受了很多人的高看。直到后来,父亲退休,事实落马,曾经的光环已逐渐褪色至黯淡。

那个偷偷给钱订报纸的父亲变成了神情呆滞目光迷离的小老头,还和外孙女“争论”不休几近白热化,面红耳赤,等着安抚评判。买小食品都得双份,和小外孙女一人一份。

父亲年轻时是个很正直爽快的帅男人,老了却变得不豁达了。家里遭遇太多的横事次第削弱了父亲的承忍,一点小事都要纠结不休。老了的父亲不爱出门,不爱攀谈,没有爱好,我给订份《齐鲁晚报》算是事做,却又埋怨花了钱。

离休曾经住在农村的那个勤快父亲每天早上都要挑二三十担水浇菜,把菜园侍弄得像个花园,养鸡养兔,骑着自行车卖菜卖蛋,把院子打扫得杂草土不见。每逢下雨天气,还会听着京剧,练着毛笔字看看书,和来家喝茶的人聊得不亦乐乎的父亲已不知去向。我深深的落意,荣誉正节节败退,留下本真的自我,外表的暗淡和内心的中空都在时刻提醒我的“浅薄”,啃噬我的自尊。

岁月的磨砺,父亲变得苍老,单薄的身板弱不禁风,喝一口水都要比量会厌软骨是否配合。当父亲变成需要精心料理的人,岁月的镰刀已把父亲的锐气敛光,父亲像争宠的孩子等着爱护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栏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

追忆我的奶奶

王红婷

奶奶如若还在人世,如今也90岁高龄了。

她不同于那个年代目不识丁的老太太,她读过书,认识字,还经常念报纸、写信件,想那也是受爷爷影响的缘故。爷爷是莱阳一中的老校长,英文也极好,据说当年还留过洋。有这样一位儒雅得道的先生,奶奶自然也不会逊色。只是可惜,在爸爸15岁那年,爷爷就因病去世了,留下奶奶独自一人拉扯五个孩子。这其中,还有两个孩子是爷爷与前妻所生,这就是我的奶奶,她不是小脚,她能读书识字;她没有显赫家世,她却很坚韧好强;她虽然生活拮据,但是却高傲地把儿子们都送入了大学,军营和社会。

奶奶很早便满头白发,一丝没有掺杂,印象中她一直是短发,精明而又慈爱。和蔼的脸庞却比年龄年轻,那脸上布满了一根根细细的藤条似的皱纹,一笑起来,那皱纹就聚集在一起,活像一个个小小的葡萄架,鹤发童颜形容的就是她。在我的生命中,只跟奶奶相伴了24年,从丫丫孩童一直到我上大学,但是这份隔辈亲的至深感情和我余下的人生

如影随形。小时候爸爸妈妈在外奔波,奶奶家便是我们的度假圣地。奶奶带着我们上苹果地里除草,去沟里洗衣,那个没有父母严厉管教,可以放肆打闹的农村天地,此生我是无法再回去了。吃饭的时候,奶奶会蒸一锅白馍,再从房梁上吊着的竹篮子里取出一小段腊肉,喷香的腊肉豆角,就着糯香的白面馍馍,这种幸福的味道此生亦不会再有了。

我的奶奶,坚强了一辈子,晚年却要遭受病魔的困扰。回忆她生病的那几年,夜夜被疾病折磨得低声吃语,弱弱地一声声地叫着我的名字,而我却因被从睡梦中吵醒而忿忿不平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心中有千百般锥心的懊悔。后来我上了大学,与奶奶相伴的时间最多,我真的庆幸上苍给了我那段可以陪伴奶奶的时光,否则我真的无法在余生释然。我的奶奶,因为脑溢血已经不能自理,有一天,过了早餐的点儿,她说想吃油条,我就踩着自行车满城满街地去买,最后在医院的家属楼餐厅才买到。那个时候,奶奶就像个胆怯的孩子,她爱我也舍不得我。她总会从床头的黑漆皮破包里摸索出几百块钱



来,让我去买我稀罕的东西。我的奶奶,直至临终,她也没有只是一味地给我们增添负担,她将后事都打算妥帖,把她仅有的积蓄交待给儿孙。我永远忘不了爸爸通知我奶奶去世的时候,那时我正准备跨进微机二级考试的考场。爸爸说:“奶奶走了,很安详,你别太难受,你已经照顾了你奶奶。”我最终没能进去考场,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流泪。原来至亲的人离去是这种感觉,没有歇斯底里,没有嚎啕大哭,有的竟然是隐隐而深沉的痛苦。

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;杨柳枯了,有再青的时候;桃花谢了,有再开的时候。可是奶奶,您去了,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知道我有多想您吗?我惋惜没能对您尽孝,我痛恨疾病把您带走,我能做的,就是在羡慕别人有奶奶可亲昵撒娇,可孝顺侍奉的时候,我心里那一股酸酸的嫉妒。奶奶,我想您,一直未曾停止,您在天上,是不是依旧白发如雪,在那里和爷爷闲话家常,下棋品茗呢?好奶奶,愿你安息在天上。

重听老爸讲故事

张淑燕

儿子没去幼儿园前,一直由他爷爷奶奶带着。老两口外出探亲,乡下的姥爷补了这个缺。白天,爷儿俩有时出去逛公园,有时在家看电视、翻画报,或在床铺上嬉闹。下班归来,还没进门就能听到儿子咯咯的笑声。

那是一个双休日,我和对象准备包饺子。老爸他们也没外出,而是坐在沙发上讲故事。儿子的小手在一双大手里攥着,两眼紧瞅他姥爷的嘴巴,那情景真叫人好笑。我侧耳一听,老爸讲的原来是《龙子太郎》,这自然勾起我美好的回忆。

1976年,我出生在胶东渔村的一个贫困家庭。那时节村里还没通上电,每到晚上,昏黄的煤油灯下,妈妈炕边织渔网,我和姐姐就缠着爸爸讲故事。

爸爸讲的故事很杂,其中有《老丑猴》,也有《司马光砸缸》,但不管是什么故事,他都讲得绘声绘色,有时还故意卖个小关子,启发我们参与创作,狗尾续貂。比如他讲《老丑猴》:

“门栓妈要到姥姥家,篮子里装了许多好东西,有包子、荷叶(面食)……还有什么来?”姐姐抢着说:“饼干!”我也不甘落后:“山楂片!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饼干和山楂片都是奢侈品,只有这两样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得到爸爸的认可,我们很满足,就像真的吃到了饼干和山楂片一样。

冬天,爸爸进城办事,顺便看过一部电影,当晚就讲开了。我和姐姐分别把手叠放在爸爸的手掌里,那手既粗大而又温暖。爸爸用略带沙哑的男中音说:“从前呐,有一个龙子太郎……”这故事后来我才弄清,那是一部日本童话片,小主人公千里寻母,情节曲折感人。龙子太郎一口气能吃88个饭团子,因而力大无穷。狗熊要和他比力气,以推倒对方为准。“狗熊浑身都是劲,就在树林里拔树,拔出空场后比赛开始了。村里的孩子全在龙子太郎身后,一个个用力朝前推。孩子们的后面,还有些野物伙计,有老虎、狮子、大象……”说到这里,他忽又装做忘记了:“还有什么

来?”我和姐姐各自搜肠刮肚:“牛、羊!”“乌龟、兔子!”“苍蝇、蚊子!”“蚁秧!”蚁秧是莱州方言,可当时,我真不知蚂蚁竟是它的学名。爸爸很开心地笑着说:“对,蚁秧。狗熊最后被推倒了。你们说,它为什么输了?”姐姐毕竟就读一年级,懂的比我多:“龙子太郎人多力量大!”我的眼皮已经打架了,但仍念念不忘:“幸亏后面……有只蚁秧!”似乎没有它的参与,龙子太郎注定要输掉!爸爸听后夸奖道:“你们说得都对,但只对了一半。想想看,要是狗熊不拔树……”可此时,我俩已带着满足的笑容,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

关于《龙子太郎》的故事,我和姐姐始终没有听完整。后来,我上了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毕业后跻身于白领阶层,在津城的一家外企打工。闲暇无事,总爱回忆清贫而幸福的童年,怀念家庭的温馨以及爸爸没讲完的故事。而这回,老爸又给我的儿子讲上了,依然是条理分明,依然是那沙哑的男中音,只是里面还伴有些许的“憔悴”。毕

竟岁月蹉跎,人生苦短,三十多年过去了,而今老爸已是两鬓斑白,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了。我鼻子酸酸的,心里热热的,端起面盆,情不自禁地凑了过去。

